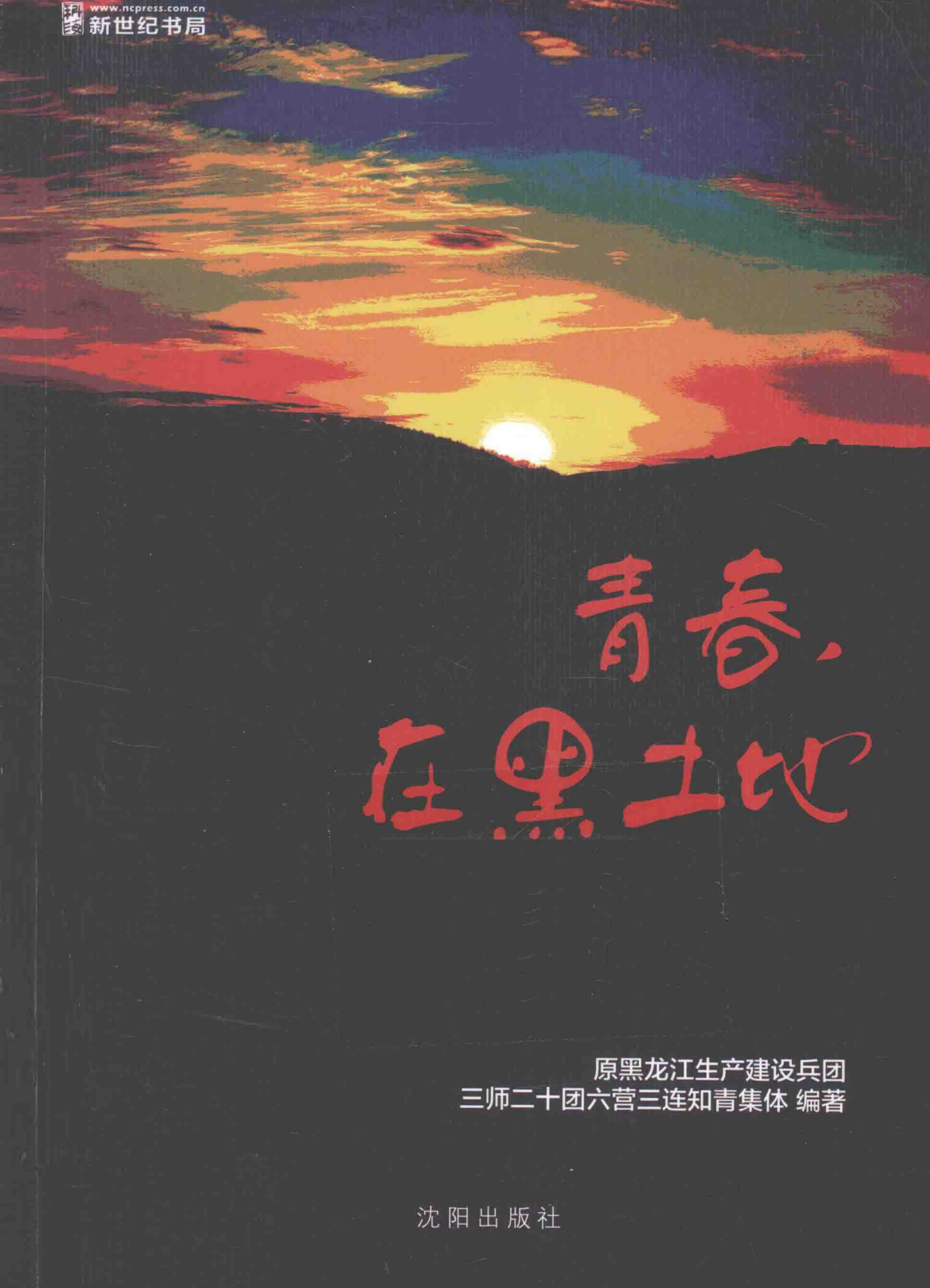




青春， 在黑土地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三师二十团六营三连知青集体 编著

沈阳出版社

青春， 在黑土地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三师二十团六营三连知青集体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在黑土地/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
团六营三连知青集体编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441-5756-8

I. ①青… II. ①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139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35mm

印 张: 19.25

字 数: 2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玉君 杨 静

封面设计: 蔡 勇 张宇澜

版式设计: 刘 刚

责任校对: 杨慧芳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5756-8

定 价: 36.8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 - mail: sy24112447@163.com

在祖国版图东北的那片三江平原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眷顾着一片黑油油的沃土，这珍稀的黑色土壤资源，地球上仅有三处，这里就是其中之一，被称为北大荒。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批荣复军人就在那沉睡千年的大地上拓荒。1954年及其随后，屡建赫赫战功的王震将军，先后率领十万复转官兵，挺进荒原、创办农场。半个多世纪以来，那里先后集结了14万转业军人、10万知识分子、20万支边人员，以及54万城市知识青年。近百万大军，在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演绎着“亿吨粮，万吨汗”的壮举，倾诉着“千滴泪，百首歌”的激情，讴歌着共和国历史上现代化大农业创业发展的传奇。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掀高潮的历史洪流裹挟下，我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等城市的140多名知识青年，陆续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宝清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八五二农场）六营三连，共同在那片黑土地上留下了凝重的青春印迹。

还记得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中，我们曾经读过“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样充满诙谐的垦荒生活的描述。当我们置身莽莽荒野，面对暴雪严寒，那份好奇心却已不复存在。坦诚而言，那时我们的确稚嫩、迷惘，也未曾把那里设计成追梦的地方。

然而，在信念牢固的年代里，我们却也为着“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抖擞起精神；为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磨炼着意志；为着“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肩负过传承责任。

对于我们每个人到那里的初衷而言，朦胧也好，追随也

罢，或许并不重要。因为，毕竟那战天斗地的生活让我们感慨；那耕耘沃土的收获让我们兴奋；那锤炼求索的积淀让我们铭记。青春，在黑土地——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青春，在黑土地——一份莫可名状的眷恋。

岁月匆匆，时光飞逝。北大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我们这些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在后来的岁月里，为官、教书、从艺、投戎、经商、务工、传媒、科研，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页。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会看出我们身上的北大荒印记。

如今，步入花甲之年，追溯往昔，北大荒的日日夜夜依然激荡人心。感谢黑土地的滋养与厚爱，乃是我们共同的心声。于是，大家“有”谋而合，集体动情回忆、用心编写了这本《青春，在黑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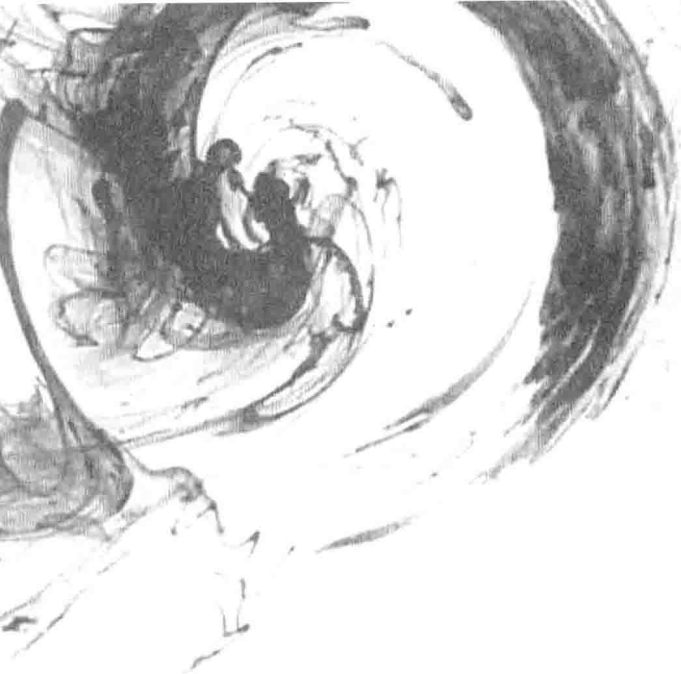
70多篇短文，浓缩住的是往昔艰辛而欢乐的时光片段，饱含着的是今天质朴而深邃的人生感怀。文章不华丽，但有趣趣；语句不张扬，但能品味。或许，在众多的北大荒纪实文学著作中，可以把它看成五彩的小花吧。小花独特的美在于它是留给自己、留给他人的最鲜活的往事记载，是植根于边疆原野上一段特定时期的青春文化。因之，它也会扮靓着多彩的垦荒故事，点缀着绚烂的兵团史话。

在此，愿以这些记录着永远值得珍惜的感怀，作为我们向那片黑土地呈献的一份深深的敬意。



本书编委会

2013年12月



目录

卷首语 001

第一篇：红色年代——莫可名状的情结 001

雄心壮志入边疆	关 武	002
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小青	009
难忘1976	孙淑艳	014
伤疤	丁 炜	017
说说咱连的宣传队	王 炬	022
我所敬重的老铁道兵	刘子平	029
神奇广袤的地方	苏建民	032
冬天的回忆	李振西	037
人生的财富	孟金城	043
谁的耳朵“掉”了	徐宝茹	045
火的洗礼	董小妹	049
我在三连当通信员	冀燕臣	051
上囤子和开拖拉机	沈 方	053
第一次上囤子	王丽华	058
风雪中前行	李 梅	060



第二篇：黑色沃土——屯垦戍边的情愫

063

受冻与取暖	陆国珠	064
脱大坯	石 岳	067
水利工地	张晓东	071
打井	黄宇棠	074
女拖拉机手	刘玉兰	077
黑马受伤之谜	马玉康	080
伐木纪实	石宝生	083
难忘的一次抢场	刘宝祥	086
锅灶旁边打了一眼水井	李树栋	089
割条子和吃冻梨	张淑文	092
第一次送夜班饭	赵万福	095
炮手	郝立奎	098
在畜牧排的日子	皇甫银妹	101
冰上铺盖	崔艳芳	104
从西南到东北	冀燕平	106
拉煤遇险记	邢建中	109

第三篇：蓝色思绪——难以忘怀的情谊 113

好友记	张培培	114
哥仨好	张书昌	118
冬日暖阳	育向荣	120
三连情	王英华	124
危急时刻	朱翠琴	129
水库遇险	刘毛毛	131
“生瓜蛋子”的由来	张小丘	133
记忆深处的三件事	陈桂芬	136
连队里的“小家”	陈桂茹	140
马车惊魂	徐军培	143
站好最后一班岗	许英顺	145
大熔炉	郭 秀	150
奉献与厚爱	葛双印	153
隋大姐的偏方	魏云生	156
受益终生的教诲	关国富	158

第四篇：粉色憧憬——别样浪漫的情趣 163

天边	刘丁丁	164
纵马墨趣	付锡桂	167
我的虎年情缘	沈建平	170
猎枪的故事	平 明	173
蛤蟆通水库	卢凤慧	176
夜半狼嚎	朱茂沛	179
厕所风波	陈胜健	182
厕所风波前传	崔欣耀	185
美丽身影	杨 扬	188
雪夜徒手擒豹子	金学文	193
寒夜篝火	陈 征	196
礼物	杨秀江	199

欢乐时光	关 武	201
水库游泳与夜半突袭	李 梅	208
忘不了山坡上的那个傍晚	李树栋	213
跃马瞬间	邵晓川	217

第五篇：绿色畅想——期冀牵挂的情致 221

珍宝岛启示录	郭 玲	222
两场虚惊	沈建平	226
回三连	史明华	229
一个猪倌的北大荒情结	李志红	231
教书往事	孙淑萍	235
我们爱你——夕阳花	孙雅珍	238
敬畏大自然	李晓燕	243
我在三连四十年	杜玉程	246
三连的女知青	陈 征	248
孩子们叫我侯阿姨	侯学军	251
日记三则	高大全	253
我的业余生活	沈 方	257
白鼻梁的故事	翟万臣	265
乡野在我们心中	艾梅梅	269
附录 《青春，在黑土地》唤起的回忆	朱显富	272
编辑手记		282
知青博物馆简介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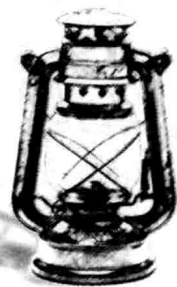


第一篇

红色年代—— 莫可名状的情结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
岁月的河啊汇成歌
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
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

——摘自 叶辛《一支难忘的歌》



为什么曾经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几乎都把那段岁月当做人生中重要的阶段？为什么那么多离开北大荒的人，仍然对那里眷恋不已？这些“为什么”不是简单用理性就可以解释的。古人云：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这片留下我们印记的土地上，深埋着的是一代人青春的伤痕；这些红色年代中的一段段真实回忆，流淌着的是来自天边莫可名状的深情。



关 武

雄心壮志入 边疆

作者简介

关武 女，北师大女附中六六届初中毕业后，顺应历史潮流，在北大荒战天斗地7年。1975年因工伤病退回京，分配到北京无线电元件四厂机加工车间。1985调入北京电声器材总厂工会任职。同年改行进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做文字工作。1986年首届自学考试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受到中央领导接见。1988年赴美探亲，留居美国芝加哥。后进入社区大学接受职业教育一年，毕业后在理发馆从事美发工作，练“顶上功夫”。有一颗中国心，个人爱好针灸、园艺、摄影。

记得是1970年前后的一个冬季，那年连队种了800亩玉米，由于没有玉米收割机，决定先用人工把玉米割倒，待抢收完几千亩大豆之后，再把棒子掰下来用机器脱粒。

照例是一个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掉下巴”的冬日，我们一班的几个姑娘去掰棒子。我们只需从积雪里扒出玉米秸，再掰下冻得硬邦邦的棒子积成大堆，装车拉走就是了。这活儿不累，也无法一分高下，不像割大豆、间玉米苗，一人一垄，一猫腰就是1500米到头儿，先到者自然有一份儿不言而喻的自豪，有

不少次我都有幸名列前茅，只是还来不及庆贺就被一个劲儿发抖的双腿撂倒了。

大家不紧不慢、有说有笑地干着，唯一的困难就是手套湿透了，手冻得够呛。我望着雪原、山丘、蓝天、白云，心里忽地一热，对另外两个姑娘说：“要是朝朝一日，咱们也把北大荒的生活写在书里，那该多好哇！”一霎时我竟有些感动，虽然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我还是两眼发直，一边干活儿一边憧憬着，激动着，陶醉着……过了没几天，不知怎的，几句无心之言竟被班里知道了，批评我“不安心边疆建设，净想写书”。这还了得！我即刻将此念头丢到爪哇国，从此埋头干活儿。

四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远在美国的我竟然收到了连队战友沈建平的约稿信，叫我写写在黑土地的青春岁月。太好了！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义不容辞的事，同时也圆了我当年的梦想。

1968年我18岁，自愿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上山下乡，家里人只好拐弯抹角地暗示我这绝非美妙的抉择，可我还是坚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果断地拿着户口本去街道办事处办手续。已经快下班了，没什么人。负责办手续的阿姨疑惑地看着我，迟疑了片刻：“你销户口？”“是。”“下乡？”“去兵团。”“噢。”阿姨看了我一眼，没再问，慢腾腾地接过户口本，似乎不太情愿似的把户口注销了。那一刻我颇有些自豪。北京户口——这个当年所有中国人眼中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我在1968年夏季一个美好

的傍晚轻易地放弃了。

怀着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和“屯垦戍边”的雄心壮志，1968年6月13日，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北京站人山人海，车上的知青们正与亲朋好友做告别，许多人眼含热泪。我听到一个男生哽咽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啊！”我暗自鄙视他，心想这人也太没出息了，真落后！别看我们师大女附中全是女孩儿，却没有一个哭天抹泪的。

呜！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了。青春的号角就此吹响，人生新的历程开始了！我迫不及待地把头探出窗外，使劲挥舞着手中的语录本。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北京！

* 欢送知青到祖国边疆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和几个钟头的卡车，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团六营三连。三连是由1966年转业官兵新组建的连队，一色的党团员，还依然保持着许多部队作风。我们到达时已近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全连官兵在操场上列队隆重欢迎我们。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诚挚的脸，我顿时热血沸腾，发誓要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

和我们学校女生同时被分到三连的还有北京三十五中的十几个男生。男女青年被分别安置在操场后边的两座红砖房里，5个人一屋。一间屋子半间炕，铺盖炕上放，箱子地下摆，新生活开始了。

北京知青有一个算一个，干活儿没有不玩儿命的，有一分劲儿恨不得使出十分。生病（不扣工资）不能出工被认为是个人的耻辱。劳动的艰苦不在话下，咱就是来锻炼的！还记得我们班冬天大豆脱粒，创下了一个班干七车斗儿的连队最高纪录。但有一件事实在没有料到，那就是前赴后继的蚊子和跳蚤。尤其是最初的日子，晚上蚊子嗡嗡乱飞，上来就是一口，简直要把人吃了。人手离它一寸远，它竟如“泰山顶上一青松”，岿然不动。想睡觉是没门儿，只好起身恨恨地来一场“人蚊大战”。记得有一天我们宿舍还在奋战中时，隔壁传来捷报，已经消灭了460多个蚊子。我们顿时一个个目瞪口呆，钦佩不已，立马登门求教。话说那日众姐妹咬牙切齿，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蹿上跳下，手舞足蹈，一个个恨不得变成千手观音，啪啪啪狂拍一通，不多时就将“群丑”一鼓聚歼。

刚睡下，哪承想被窝里还有一条由跳蚤大军组成的“看不见的战线”。虽说它只有芝麻粒儿大，功夫却煞是了得。它无处不在，24小时全天候进攻，实行新四军赣南游击战术：

“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专搞突然袭击。你只觉身上忽地一激灵，又疼又痒，顿时就是一连串大包。有一天我晒被子，只见白被里儿上布满了跳蚤屎和血污，成了“满天星”。再看看自己，身上早被这厮们摧残得遍体鳞伤，不完全统计就187个大包！是可忍，孰不可忍！其他同学也同样苦不堪言。没二话，跟跳蚤干上了！先改造潮湿的环境以抑制跳蚤的生存，大家把屋里的泥地铲平，洒上石灰，又跟连里要了很多“敌百虫”，炕上地下到处喷洒，弄得人一进屋就晕乎乎的，但总比挨咬强多了。晕咱不怕，外头是名副其实的广阔天地，躺在炕上就能看到地平线。一出门深呼吸，立刻精神焕发。不久跳蚤这万恶的恐怖分子基本搞定，虽剩个把残余，终成不了气候。

那时工资32块钱一个月，吃饭自己买饭票。男生能干也能吃，因此女生每月的余钱都比男生多，虽然活儿干得比人家少。我们觉得占了男生的便宜，就一致强烈要求实行包伙，不论吃多吃少，每个人一个月交12块钱伙食费，否则良心实在过不去。连里同意了，不论男生女生都很高兴。这是当时女生尽其所能给男生的最大帮助了。

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我没把钱寄回家。班里有个辽宁籍老战士齐某，二十多岁，据说有胃病，家里生活困难，整天嘬牙花子。我想帮他一把，就从自己生平第



一次挣的钱中拿出20块，悄悄给了他。他虽不清楚是谁给的，但知道是北京知青，这就够了。

积草车是连里自制的特大平板车，约3米长、2米宽，大木轮子有半人多高。收大豆的时候挂在联合收割机后头，人站在积草车上用杈子把不断涌出的豆秸往身后挑，集成一大堆，车到地头后卸下来。地里没有豆秸，便于拖拉机直接翻地，能抢出不少时间。要知道每块地都在千亩以上，上冻前必须翻完，否则来年种不成粮食。时间就是粮食啊！

我用衣服把头包得严严的，全神贯注地站在积草车上挑豆秸。豆秸很轻，不用太费劲，只是喷出的风夹着尘土和草屑呼呼直扑人脸，让人上不来气儿。我原来想戴个口罩，又怕别人说娇气，就算了，一连干了好几天也不在乎了。有一天正干着，车忽地一颠把我摔了下去。那巨大的车轮离我大约一米远，眼看就要从我身上轧过去。拖拉机牵引着收割机正缓缓前行，发出巨大的轰鸣。我想喊救命，又嫌太丢人，再说前边也不一定听得见；不喊吧，又不甘心。于是我躺在地上大喊了一声“哎——”，车停了，但我喊得有点儿晚，轮子已从我的胸口斜轧过去了。好在车上草还不多，当时我只觉得有些胸闷。我庆幸自己命大，心里一高兴，又立刻爬上车继续干活儿。

1975年，我因工伤病退回城，结束了兵团生活。7年的兵团生活，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使世事变迁，远隔重洋，我也永远感怀黑土地上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 病退

当时将患有严重疾病或受伤致残不能继续参加生产劳动的知识青年遣返回动员城市。

★ 囁牙花子

形容束手无策、为难的样子。

有诗为证：

激情的天，激情的地，

青春就是激情的火。

激情绽开生命的花，

那花儿就是你和我。

激情的山，激情的河，

人生就是激情的歌。

你的心燃烧着激情的火，

我的血奔流着激情的河。

沸腾的热血火热的心，

开创着黑土地上的新生活。

（2013年9月作于美国芝加哥）

* 向荒原进军

